

## 九州 风物

三秦锁钥，两圣凝黄。风炳于青史，情激乎边疆。西接陇右层峦，千峰叠翠；东倚吕梁峻岳，万岫列张。北眺瀚海无垠，风沙浩渺；南襟秦川绣壤，烟树苍茫。大河九曲崩雷，穿穹劈谷；高原万叠蟠地，砺雪凌霜。早为白翟旧墟，历商周而定封域；后作中原巨障，阅秦汉而纪兴亡。古驿通衢，车尘千载紫途陌；平畴沃野，黍稷万仓裕庶民。地扼山河襟带，兵家之地；境融农牧菁华，钟灵之邦。史蕴沉雄，地兼耕牧，一隅形胜，万古昭彰！此陕北疆域之简况也。

揽其胜概，峻极苍天。大漠冲磅礴之气，高原凝金石之坚。千沟劈地，镌千秋之岁月；万壑横空，撑万里之乾坤。重岭巍峨，遥接荒冥杳霭；危岩峻峭，高凌碧落云烟。壶口洪涛奔沸，振山河之雄势；延川曲水龙盘，蕴天地之机玄。红石峡漱玉流泉，溪光映壁；白云山凌霄耸刹，瑞霭栖仙。二郎山翠峙榆阳，层峦叠黛；万花寨秀环延水，曲洞回渊。四时更迭，各具其妍。春则晴光铺野，柳绿桃红漫群峰；夏则翠霭锁岩，草碧云淡沐峻山；秋则丹林叠嶂，霞披岩岫灿层巅；冬则玉宇横空，雪舞银蛇驰莽原。少江南之柔媚，多北地之巍峨。峻岭含章，阅尽尘寰兴废；长川蓄势，撑开塞北山川。一壑一原，尽禀阴阳灵气；一川一水，皆承日月华妍！此陕北形胜之概览也。

## 诗海 泛舟

## 咏延安宝塔山

王腾芳

风起云天外，沧流唱大歌。  
征鸿飞峻岭，栖翼向延河。  
历历山光渺，层层塔势峨。  
晨曦开晓雾，旭日逐沉疴。

## 参观杨家岭

杨世鹏

新城旧址织梭间，行路方才几道弯。  
络绎游人因岁好，稀疏窑洞为时艰。  
送迎长念延河水，俯仰仍瞻宝塔山。  
故地牵情如有助，一丝心绪复回还。

## 陕北风情赋

高宝军

替，雄关紫岁月尘烟。昔者赵宋临疆，烽火连年不断。折氏镇西，铁骑横驰勒燕山；杨门忠宋，碧血丹心薄云天。南渡倾覆之际，犹存赴义英贤。刘光世披甲效国，孤忠映日；韩世忠持节御寇，豪气参天。明末纲颓政紊，闯王揭竿以纾民困；草泽风起云涌，献忠转战以解民悬。泊乎近世，华夏沉渊，国难当头，星火燎原。子长举义清涧，首开西北革命之帜；志丹振臂南梁，初建陕甘红色之权。长征落脚斯地，聚九州革命洪流；志士云集延安，启四海救亡鸿篇。宝塔凌云，擎起神州希望；延河漱碧，涤清中华尘冤。窑洞筹经国之良策，山河铸济世之宏缘。史留不朽之功，事载千秋之简！此陕北历史之渊源也。

承其浩气，雄峙荒塞。水土钟灵，育塞上率真气韵；民生质朴，成北疆独特风采。民风敦穆，绝浮华奢靡之习；世风清淳，存太古雍容之态。衣尚简朴，就地取材，布衣素雅含姿，裘坎雄姿自带。食守本真，味归天然，杂粮抑氧降糖，野蔬美颜抗衰。小米凝革命之魂，荞面育英雄之慨，苦菜作养生之珍，羊肉飘香醉客之脍。况其民俗温良，宾礼周备；秉性坦荡，意气豪迈。大块煮肉，大碗敬酒；珍馐杂陈，无分疏爱。居依山而凿窑，冬暖夏凉；院临塬以构舍，避雨防晒。村庄参差，安干载生烟火气；庭柯葱郁，承四时自在情怀。昔时步履维艰，负驮穿行沟壑；今日通衢广陌，车马畅达尘外。

耕牧顺乎天时，不违高原节令；风俗融于胡汉，独成塞北流派。岁月淬其筋骨，沧桑阔其襟带！此陕北生民之百态也。

扬其习俗，独冠朔风。地接农牧之交，荟萃多元遗俗；境禀山河之壮，生成慷慨豪情。信天游穿云裂石，曲抒苍生忧乐；大秧歌动地喧天，舞呈边地恢宏。安塞腰鼓凌空霹雳，震千川之崖壁；塞上唢呐彻野清音，荡万岭之长空。祈雨调苍凉入骨，犹存先民敬天之诚；老三弦沉郁回肠，长寄百姓悯世之衷。剪纸玲珑，裁尽山川清趣；石雕浑朴，刻留岁月缩影。男儿仗义，常怀丘壑坦荡；女子贤淑，久承厚土温恭。乡礼古朴，续千年之风雅；民情真挚，流万里之遗踪。俗韵生生不息，山河不改其章；风骨代代相沿，天地恒存其宗！此陕北民俗之传承也。

焕新盛世，再展奇韵。千年古塬，沉山川之厚积；万里高原，焕时代之精神。昔为边塞戍守之藩，尽展金戈铁马气象；今为神州振兴之区，勇担兴邦立业新任。红色圣名，播扬寰宇；文旅盛景，辉映朝曦。能源厚土，鼎助华夏腾骧；兴业乐土，汇聚四海鲲鹏。路网纵横，楼群耸峙；层林叠翠，生态氤氲。民生熙攘，若春潮之初涨；万象蒸腾，似旭日之方升。壮哉陕北！承千秋边塞傲骨，守万古黄土初心。盛哉陕北！携百年峥嵘积淀，乘今朝奋进巨轮。余本桑梓赤子，久怀故土深恩。仰山川之厚泽，感文脉之绵延，览盛世之新容，遂援拙笔以成文，表寸丹之赤忱！

## 回家的路

征文选登

## 路变，情未变

高裕成

去年腊月二十六，我坐上了从西安北开往延安的西延高铁。这是西延高铁开通后的第一个春运。车厢里座无虚席，有带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夫妻，有背着大包小包返乡的打工者，有去延安旅游的外地游客。列车启动了，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，田野、村庄、山峦，一闪而过。车厢里的显示屏上跳动着时速——二百五十公里。我靠着窗，看着窗外，想起了三十年前，父亲带我第一次回延安老家的情形。

那年我七岁，我们从西安坐绿皮火车去延安看爷爷奶奶。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过道、连接处、厕所门口到处是人。没有座位，父亲将我举到铁条行李架上坐着，铁架子硌得屁股发疼，我只能蜷缩在上面，不敢挪动分毫。火车逢站必停，从西安到延安走了整整一夜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父亲依旧站在原地，手扶着行李架，静静护着我。他双腿早已站得发麻，抬手轻轻捶了捶腿。

“爸，到了吗？”  
“快了。”

车窗外是黄土高原，山黄沟深。山岭上一排排窑洞依山而立，像山的眼睛。我们下车后，又坐了两个小时的车才到爷爷家。爷爷站在村口，穿着一件黑棉袄，戴着火车头帽，看见我们高兴地笑了，露出缺了几颗的牙齿。

爷爷拉起我的手说：“走，回家。你奶奶包了饺子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回延安老家。往后，我每年都会回去。坐火车，坐汽车，坐得多了，便习惯了。习惯了慢，习惯了挤，习惯了颠簸。后来，高速公路通了。从西安开车到延安需要四个多小时，快了，也方便了。但我还是喜欢坐火车，因为可以坐在窗边看风景。一道道山梁绵延起伏，好似大地的皱纹；一排排窑洞嵌在山坳里，化作山间的一行诗。

再后来，动车通了。西安到延安仅需两个多小时，路途更快、出行也更便利。车厢干净整洁，光线明亮，座椅舒适，配有空调、热水与餐车。搭乘动车全然不觉疲惫，翻几页书，打个盹，转瞬就到了。

去年，西延高铁开通，西安北到延安仅一小时零六分，是我坐过最快的列车。车厢里很安静，有人在玩手机，有人在睡觉，有人在轻声聊天。我靠着窗，看着窗外，想起了父亲。想起他站在绿皮火车里，一只手扶着行李架，一只手护着我，眼睛却看着窗外，盼着快点到。

列车穿过一个隧道，又穿过一个隧道。车厢里忽明忽暗，我闭着眼，感觉车在飞。飞过黄土高原、飞过洛河、飞过黄帝陵、飞过南泥湾，也飞过父亲的青春和我的童年。

“旅客朋友们，前方到站——延安。”

列车进站了。我站起来，拿了行李，下了车。站台上人山人海，有接站的，有出站的，有拍照的。我从出站口出来，一眼就看见了我爸。他穿着棉袄，戴着帽子，站在那儿，朝我挥手。

“走，回家。你妈包了饺子。”

他拉起我的行李箱走在前面，我跟在他身后。父亲已然老去，脊背驼了，头发白了，步履迟缓，走得不快却格外稳当。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暖意融融，一阵风吹来，扬起了他的衣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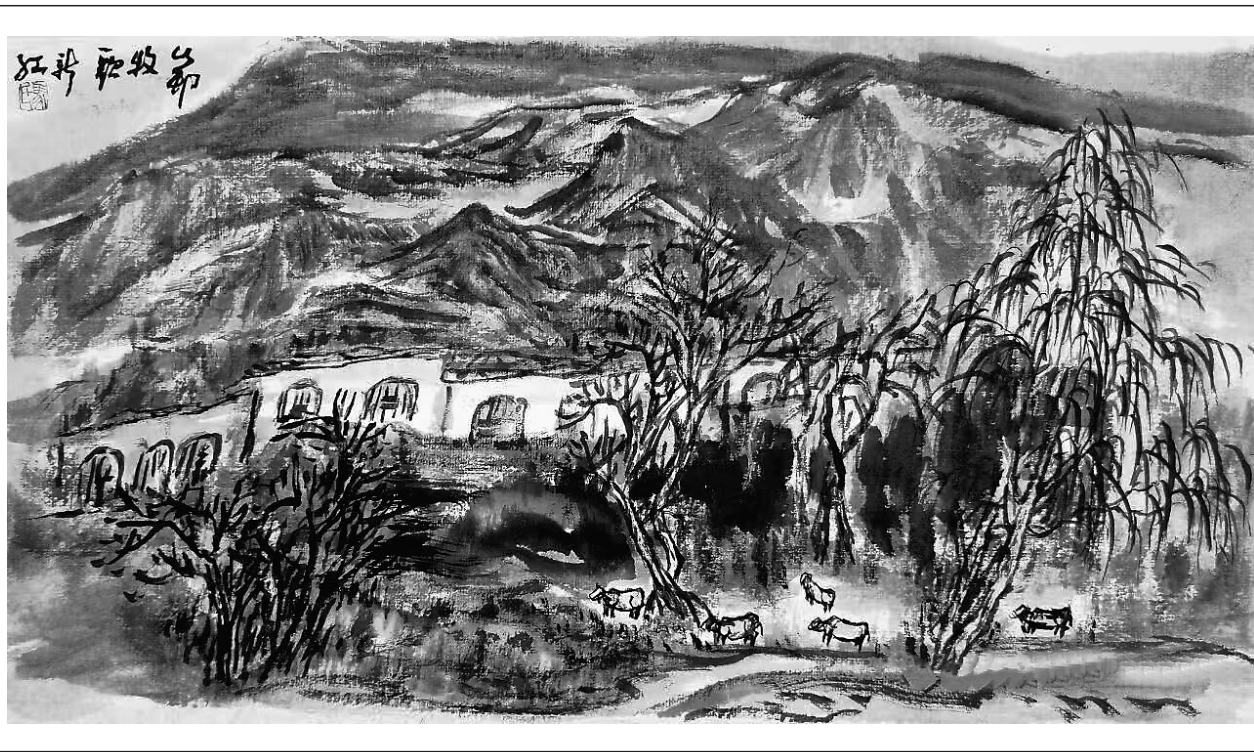
回家的路上，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的延安城。楼高了，路宽了，树多了，变得有些不太认识了。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：延河依旧缓缓流淌，父亲的背影依旧熟悉。到家时，母亲系着围裙守在门口，手中还拿着锅铲。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一个个白白胖胖，宛若一群小鹅。我夹起一只咬下，韭菜鸡蛋的馅料还是记忆里的味道，数十年光景流转，这份滋味始终没变。

回家的路变了，从绿皮火车到动车，再到高铁，行程从一个天缩至一个多小时。但回家的心情没变，还是那样盼，还是那样急，还是那样暖。



Yangjialing 邮箱: yjlywyf@126.com

杨家岭



## 山岭牧歌

马新红 作

## 革命公园半日

张兴源

跨进园门，仿佛一步便从市井的喧嚣跨入了历史的沉静里。这沉静，却不是空无，反倒像一种厚重的、蓄满了风云的低压，沉甸甸地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。我抬起头，正对着那方著名的匾额——“革命公园”四个大字，是冯焕章（即冯玉祥）先生的手笔。题字之下，署曰“民国十七年题”。民国十七年，那该是怎样的一年？西安围城解困不久，满城的疮痍尚待抚平，血与火的气息还未曾散尽。这字，便是在那时题下的。它不像有些题字那般飞扬跋扈，也不故作奇崛，只是那么端端正正地、一笔一画地立着，像四块坚毅的碑石。墨色似乎已浸入木石的肌理，透着一股子沧桑的劲道。我凝神看着，那笔画的起落转折间，仿佛不是用墨，而是用一颗滚烫的心、一腔未冷的血写就的。它静静地悬在那里，却像一声沉闷的雷鸣，轰响在每个仰视它的人的心里。

我没有急着往深处走，只沿着一条两旁植着老松的土路缓缓地踱。松树是见惯了风霜的，枝干盘虬，针叶苍郁，风吹过，发出阵阵沉厚的松涛。这声音，不像山间那般清越，倒像是一声声低沉的、集体的叹息，又像是无数灵魂在幽咽地诉说。路是寻常的路，土是黄中带褐的土，踩上去，有一种实在的柔软。我想，这泥土之下，怕也浸染过些什么罢？忽然便想起了清人谭嗣同的诗句，那是在另一处伤心之地写的，此刻却无端地涌上我的心头：

终古高云簇此城，秋风吹散马蹄声。  
河流大野犹嫌束，山入潼关不解平。

这园子，虽无河流大野，也无潼关山峦，但那份被历史“簇”着的紧迫感，那份风云散尽后“不解平”的郁勃与崎岖，竟是相通的。那秋风吹散的，又何止是马蹄声呢？吹散的是少年的意气，是壮士的悲歌，是曾经响彻这片土地的呐喊与嘶鸣。

绕过一片郁郁的林子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在一片宽展的空地上，三尊雕像遥遥相对，赫然矗立着。阳光毫无遮挡地洒下来，照得那雕像微微有些晃眼。他们是刘

志丹、谢子长、杨虎城三位将军。雕像自然是写实的，眉宇间凝结着他们各自的风采——刘志丹的坚韧，谢子长的坚毅，杨虎城的豪迈。石头是冷的，是硬的，被匠人的手琢磨出人的形貌与衣褶。然而，站在这冷硬的、硬硬的石头面前，我感到的却是一股灼人的热。那热，是从他们炯炯的目光里射出来的，是从他们紧抿的唇角边溢出来的，是从他们整个的身姿——一种前倾的、随时要迈步向前的姿态里迸发出来的。他们沉默着，但这沉默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量。我仿佛听见，那石头的胸腔里，还激荡着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，回响着誓师时的慷慨陈词，混合着战场上的隆隆炮火。他们不是神，是人，是有着血肉之躯、有着七情六欲的人，却将整个生命化作这冰冷的石头，为的是让后人记住，有一种精神，永远不曾冷却。

离开雕像，至公园的西南角，迎面是一座纪念亭，纪念的是王泰吉、王泰诚烈士兄弟。亭内矗立着一座两米四净高的四方柱形纪念塔，即苏联人称之为“方尖碑”。正面镌刻着“王泰吉、王泰诚之纪念塔”，背面刻有烈士传略、刑前遗诗及习仲勋、马明方等领导同志的题词。王泰吉与王泰诚，陕西临潼人，一门双烈。兄泰吉，黄埔一期，1928年领导麟游起义、渭华起义，1933年率骑兵团耀县举旗，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、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。弟泰诚，随兄革命，1934年于安康发动起义，任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游击指挥。泰吉就义前高歌“宇宙将来到处红”，泰诚战至弹尽粮绝、壮烈坠崖。兄弟二人，一以诗明其志，一以血荐轩辕，其节如秦岭巍巍，其志如渭水泱泱，以青春头颅撞开旧世界之门，堪称革命者的精神图腾。

再往前走，园中一隅是假山。山下有池，池中有水，缓缓地流着，发出冷清的、清脆的声响。这假山，这流水，在这“革命”的园子里，起初让我觉得有些错位。这该是江南园林里的景致，是士大夫们用来寄托闲情逸致的。但转念一想，便也释

然。那些缔造历史的先辈，他们所求的，不正是让普天之下的人们，都能在太平岁月里，有闲情来看这假山、听这流水么？他们以最激烈的方式抗争，所求的，或许正是这最平常的安宁。这潺潺的水声，于是不再显得柔弱，反倒成了对那惊天动地的枪炮声的一种最深沉、最慰藉的回答。

此行的终点，是那座“革命公园历史图片展”的展厅。一进门，光线便暗了下来，仿佛一步踏入了时光的隧道。空气里浮着旧纸张和木头橱柜特有的气味，肃穆而凝重。四壁挂满了黑白的历史，像一幕幕哑剧，却又声震寰宇。我的目光，从“西安新军起义成功”的昂扬，移到“邹马英勇献身”的决绝；从“护国护法举义旗”的壮阔，读到“众勇士壮烈捐躯”的惨烈。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，在模糊的相纸上，眼神依旧明亮得刺心。他们有的穿着整齐的军装，有的还是布衣短衫的百姓模样，但眉宇间都有一股相同的、不容置疑的凛然之气，咄咄逼人。

我的脚步，在一组题为“二虎率部坚守西安”的图片前钉住了。那是一座怎样的孤城？图片上是断壁残垣，是守在垛口后面、面容枯槁而眼神如炬的士兵。旁边的文字，冷静地叙述着：“挖地道、架云梯、徒劳，食无物、路有尸、太惨。”这寥寥几个字，背后是怎样一幅人间地狱的图景！我仿佛看见了硝烟蔽日，听见了饥儿的啼哭，闻到了死亡的气息。守城的将士，和这座城里的百姓，是用怎样一种意志，熬过了那那个多月非人的日月？他们的坚守，不是为了某一派的私利，而是为了一种叫做“革命”的、在当时或许还显得有些朦胧的理想。正是这个理想，让平凡的血肉之躯，迸发出了神祇般的力量。

紧接着的图片，是“国民党五原誓师，孙良诚西安解围”。画面陡然开阔起来，是雄壮的队伍，是飘扬的旗帜。可以想见，当解围的军队冲破重重封锁，与城内奄奄一息的守军会师时，那该是怎样一种悲喜交集的场面！那哭声、笑声、欢呼声，怕是直上云霄了罢。然而，历史的翻云覆

雨，从不让人有长久欢庆的机会。再往前走，“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大革命进入低潮”的主题，像一堵黑色的墙，猛地矗立在眼前。刚刚还在为解围而振奋的心，霎时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攥紧，沉了下去。图片上，是清党的血腥腥风，是志士们再度倒下的身影。希望如昙花，绚烂一现，旋即被更深的黑暗所吞噬。

我跟踉地走出展厅，室外充沛的阳光竟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。方才在里面的所见所感，太浓，太稠，像一坛陈年的烈酒，一口饮下，五脏六腑都灼烧起来。园子依旧是那个安详的园子，老人们在悠闲地散步，孩童在草地上嬉笑追逐。那历史的惨痛与壮烈，仿佛已被这和平的日常所稀释、所掩埋、所遮蔽。

我在一段石阶上坐下，望着这安宁的一切，心里却翻江倒海。这半日的游历，像一场艰苦的精神跋涉。我从那沉郁的题字下走过，与那冰冷的石像对视，最后在那黑白的影像里，触摸到了一代人的热血、挣扎与牺牲。他们所求的“革命”，其内核究竟是什么？我想，绝非后来被无数人挂在嘴边、变了味道的空洞口号。它该是于右任先生那满是风尘的操劳，是“二虎”守城时与士卒同生共死的决心，是刘志丹、谢子长、杨虎城、王泰吉、王泰诚他们至死不变的革命理想，是那些无名的勇士在捐躯前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。它是一种不甘沉沦、追求光明的本能，是一种为了一个“或许能更好”的将来而甘愿献出所有的壮怀。

天色向晚，夕阳的余晖给园子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色。我站起身，缓缓向园外走去。来时，我带了一颗平常的游园之心；去时，胸膛里却像被塞进了一块历史的沉铁。那“革命公园”四个大字，在我回首的刹那，在暮色中愈发显得凝重，像一枚巨大的烙印，深深地烙在了这座城的心上，也烙在了我的心上。风吹过，松涛又起，这一次，我听清了，那不再是叹息，而是，一曲无言的、雄浑的挽歌与赞歌，在苍茫的暮色里，低回不已。